

後漢書

第五十五本
第七十一卷

獨行

列傳

諒輔	戴就	陳重	戴封	王恂	周嘉	溫序	譙玄
劉翊	趙苞	雷義	李充	張武	范式	彭脩	李業
王烈	向栩	范冉	繆彤	陸績	李善	索虞	劉茂

太政官文庫			
		一〇二	漢書門
	一三三		
	一四		
六〇冊			

內閣文庫			
		一〇二	漢書類
	六〇冊		
六〇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55冊)		
函號	28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獨行列傳第七十

范曄後漢書八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中庸常也

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

又云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

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

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

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

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恒或為或不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



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
石而剖析於強禦謂劉茂或意嚴冬霜而甘
心於小諒戴就陸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武張蹈義陵陰死生等節善也雖事非
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
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
也措置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
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
漏脫云爾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
春秋仕於列郡成帝末始二年有日食之災
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
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
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
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
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

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蠱

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右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詵詵

今宜爾子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

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

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官皇太子產而不育

前書成帝官人曹偉能及許美臣聞之怛然

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

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

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挾起於轂

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

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存無

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

既不省納故久稽即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

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

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

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

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

衣直指出計姦猾持節與太僕任暉等

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
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變易
姓名閒竄歸家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
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
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
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
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
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
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
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
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
定玄身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
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捷為
費貽不肯仕述劉放曰按文亦乃漆身為
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

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
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
習曾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
元始平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
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擊弩射市薄
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

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

鳴犢孔子臨河而逝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

美哉河小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復政丘聞之也刺胎殺矢則騏驎不主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未聞

求賢而賢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

王莽以業為酒士

王莽時官酹酒故置酒士也

病不之官

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

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

論

此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義於其身為不

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危授命見得忠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

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

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

遣使弔祠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

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

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

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

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涕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

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
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穿穴中得免其暮
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
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
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
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
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
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

比二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
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
烟火急趣之兵馬椽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
不聽顯蹙蹙今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
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
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
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
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
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

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
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
忠爲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
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
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
萬除父奉爲郎中

温序傳

温序字次房太丘祁人也仕列從事建武二
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列到太

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
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
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
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
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
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
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
將因以節槌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

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髮汚土遂伏
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
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家
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子
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又客思鄉
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
舊塋焉序墓在今平

彭脩傳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

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

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

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

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

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

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

武職秩比二千石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

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

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

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

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前

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

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檻

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

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後州辟從

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列請脩

守具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

交射之飛矢兩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失所

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

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

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

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

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

以苦毒王民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

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

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
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
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
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
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
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
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人子申庶子秩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
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入燕諫不聽遂
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
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
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
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
燕劉放曰案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
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曰
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豈可以
與紹嗣封爲正公食菜於汝墳也

豈可以

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
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
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
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
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御曹皆人隸也爲
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
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
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
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

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
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
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
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
慈爲河南尹末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
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几萬餘人應時對兩
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

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
 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適
 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
 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
 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
 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
 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
 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
 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
 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
 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
 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
 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
 之服儀禮喪服要記曰朋友在室國相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投其葬日馳往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

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突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列茂才四遷荆列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

卒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

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日昔與子俱

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

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

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之不肯受曰臣備身繫行數十晨門肆志於

抱關解見張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

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貧者士之宜豈為

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

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

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

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

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

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

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濟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閒相

王恠傳

王恠字少林恠音廣漢新都人也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

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螿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

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任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迎彥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繁亭繁音亭長曰亭有鬼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侵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

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矢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嘗持父遺

劔至亡處祭醴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
絕命

陸續傳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黃
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
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
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續悉簡閱其民

評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
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
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
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
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
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
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

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察之續曰因食餉義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入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劉放曰案上文上嘗當作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傳也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陞嘉之上書

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慶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

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階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將囚囚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丞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

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
有私財願思分與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
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
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
狀而教充離開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
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
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
自殺之股闕立精舍講授太守曾平請署功
曹不就平怒乃接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
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
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
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曾平亦
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
軍鄧騫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以充
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滿堂酒酣
騫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
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傳求其器充乃
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騫欲絕

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隲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日猶非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即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擗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

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
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
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窟
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
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
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
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
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

宜春今袁州縣

少與同

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

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雲

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即署有同署

即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說文詭日詭

也責重乃密以錢代還即後覺知而厚辭謝之

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

同舍即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即絝以去主

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

喪者歸以綯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
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
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
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
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
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
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

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
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
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即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即覺
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
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凶膠漆自誥堅不如
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

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即中秩滿歲
補給事未滿歲補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十

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桓後遂稱云馬融以為
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
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奉灌嬰
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
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
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
官至蒼梧太守

范舟傳

范舟字史雲舟或作舟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
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舟耽之乃遁去到南
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舟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

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

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

五經具笈追業常負灌園恥交勢利奐後為

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舟舟不至及奐

遷漢陽太守將行舟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

道側設壇以待之舟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

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

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

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免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蕪萊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

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

表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招拾

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難矣遂誓不敢受劉攽曰註遂誓不敢受按敢當一作取緣誤作敢遂安出受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間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

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定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反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

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謚法令曰宜為貞節先生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

考掠五毒參至就陳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

銀從吳毛詩云斧使就挾於肘腋何承天纂

之誤也張揖字詒云甫也銀音就語獄卒

可孰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飲食

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括也主

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

通薰之本草經曰馬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

駝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

純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

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

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

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

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

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怛行

無義怛伏也猶言慣就考死之日當白於天

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

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

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華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

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

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

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

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

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字遂為所

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

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

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

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

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

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

所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帛慰

封鄒侯鄒今貝州縣也音式掄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

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傳尚

長向字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

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

從糸肖聲音消按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其

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鄭

玄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常於竈北坐板

牀上如是積木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

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第

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并有之輩或騎驢入

市乞匄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

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

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

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簡素而栩更乘

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依然

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
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
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
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
送黃門北寺獄殺之不復又與張角妻相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

百官志曰每列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

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

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

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

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

盡在輔令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

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

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聚芟茅以自

環芟乾草也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

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

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起焉

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貧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

後漢傳七十一
竊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竊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
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
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書嘉其
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
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
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
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
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
死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

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
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入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
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
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
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
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

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其以德感入若此舉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
 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
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玄菟
在為郡吏時玄
菟太守公孫域字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
豹又與域字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
 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
 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織得免
 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
 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感差也言獨行之
人乘復方正不差
 也惟此剛繫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字
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王 校正



